

# 彭摇公摇案

## 第三十八回 摇奉恩赦三太归家 赏金银群雄散伙

诗曰：

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

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在谁家。

话说那杨香武听窗户一响，知道大事要成，望里偷看，见季全拍了一下窗户，走至神力王的跟前，连拉了袍子几下，王爷不知何事。季全往东边楼门一站，又向王爷一摆手，他下楼去了。神力王同王大人、四太监望楼门东边一看，不知何事。无论甚么就怕是猛觔儿。这几个人只顾往东边楼门一瞧，忽听外边高声说：“王爷，此杯已到草民的手内！”神力王方才吓了一跳，又听外边说话，一扭项，见桌几上不见玉杯。神力王说：“不成！你虽说盗了杯去，天已亮了。”杨香武高声回说：“小民之罪，多有惊动，请王爷听，这鸡叫是假的，我再叫两声。”又叫了两声鸡打鸣，说：“王爷请瞧瞧表。”神力王低头瞧表，正十二点钟。神力王说：“叫外面人严察，方才跑的人是哪去了？”外边众多家人正在那里坐定，一个个说：“今日鸡叫的早哇！”忽见从楼上跳下一人，往外去了，少时不见踪迹，把大家吓了一跳。那楼上王爷叫人，这一伙人至楼上，听说玉杯叫人盗了去啦。

神力王问四个内监：“方才那少年之人姓甚么？”四个

太监齐声说：“奴才并不认识。”王爷一想是武成所派之人，吩咐叫武成。武成方才把众位朋友送走，听王爷叫他，知道必是季全的事犯了，连忙至玩花楼说：“爷呼唤奴才，有何吩咐？”神力王怒冲冲说：“方才那个少年人姓甚么？吓了我一跳！你从哪里带来的？”武成说：“我就派了这四个太监，那少年之人许是跟王中堂的。”王希说：“不是，已然将杯盗去了，这是贼起飞智。跟我的人，这不是在我身后。这是他安计，鱼眼混珠。说也无益，明日交旨罢！还求王爷一番慈善之心，不必与草民生气。”神力王点头说：“武成，你下去查看。”武成不多时回来。见四个更夫昏迷不醒，王爷派人用水灌过来。天至四更，候至东方大亮。王中堂带着跟人上轿，告辞出花园，上朝房。走了不远，忽从房上跳下一人，把中堂吓了一跳，跪在轿前说：“小民叩见大人。”王希瞧见是杨香武，问：“来此何干？”杨香武把杯匣双手奉上：“求大人开天地之恩，救草民之命。这是玉杯。”王大人手下人接过，递给大人。大人说：“你起去罢，我知道了。”杨香武回归庙内，与众人相见。二人到彭公屋内，此时大人早已换好衣服，候着见驾。见二人前来，将盗杯的事细细回明，彭公点头，随上马，带从人与黄三太、杨香武至畅春园宫门，敬候圣旨。

这日，王公大臣、中堂尚书、六部九卿、十三科道都来的早，打听神力王花园夜内盗杯的事。内有巴图公、敖国公、忠勇公、贝子贝勒，见了王中堂先问盗杯的事。王大人说：“此杯已被他盗去了。”大家暗为吃惊，不知他如何盗法。少时圣主老佛爷升了安乐亭，王中堂把玉杯献上，把夜间盗杯之事奏明，并求放免他二人之罪。神力王请罪，降旨

罚俸三个月，这宗银子赏了黄三太、杨香武。康熙老佛爷乃仁慈圣主，这道恩旨下，大家谢恩。彭朋赏加一级，替二人谢了恩，带回关帝庙。武七达子亲身把银子送给杨香武：“众位，大家带个路费罢。”李七侯说：“你往哪里去？”黄三太说：“各自归家。”次日，众人各自归家。彭公带李七侯回宅。过了几天，江苏巡抚奏道：周应龙房已烧毁，并无拿获一人。圣上又下了一道上谕，派各省督抚务获周应龙到案，急行提奏。

也是彭公官运发旺，过了新年，二月间，有上谕：“河南巡抚着彭朋去，钦此！”随递了谢恩的摺子，请了训。这次上任，把夫人留在家内，教子读书，带大管家彭兴儿与彭福、彭寿、彭旺儿，厨子刘安、书童鹤鸣，连车夫共二十余人。白马李七侯保护着大人起身，在路上，正逢三月景况，绿柳垂杨，春风送暖，桃花媚人，真是万物发生。正是：

春度春光无限春，今朝方始觉成人。

从今克己应拘友，愿与梅花俱自新。

彭公看罢，心中甚爽。

在路上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。那日要住河南境界，彭公叫兴儿先领手下人等上任，自己与白马李七侯各骑一匹马，身穿便衣。彭公穿的是灰色贵州绸大衫，外罩红青宁绸单马褂，足下白袜云鞋，骑一匹青马。白马李七侯的那匹马早已死了，此时换了这匹马，是在德胜门外马店骡店内，用二百两白银买在手中，排了半载。此马真能日行四百里，每日喂的是小米绿豆，饮的是黄酒，正在强壮之际。与大人在路上，住在店内，就访问本处地方官，或是贪官，或是清廉，本处或有土豪恶霸。路上也有说州县官清廉的，也有说糊涂

的。

这一日，到了半路之上，云升西北，雾生东南，细雨绵绵。彭公问：“李壮士，哪里有店能避雨？”李七侯就抬头一看，前面雾云漫漫，树木森森，大概必是一座庄村。二人催马往前紧赶，虽说暮春之时，小雨阵阵生凉，大人又没受过这样奔波，好容易进了那座村口，见是一个山庄，有七八十家住户，并无客店，也无庙宇。正在为难之际，见路北有一个大门开放，门前有两棵龙爪槐。李七侯与大人下了马，见这雨越下越大，心中甚是着急，拉马至门洞避雨。只见从里边出来一个庄客，年有三旬，身穿月白布裤褂，足下两只旧鞋，紫红脸膛。他说：“二位出去罢，我们要关大门啦！”李七侯说：“这么大雨，我们借光罢。这里有店无有哪？”那庄汉说：“没有店，我们这里叫冯家庄，姓冯的多。”李七侯说：“你们这里姓甚么？”那庄汉说：“姓冯，我家庄主叫冯顺，你快出去罢！瞧你那马拉粪，闹一地尿，快出去罢！”李七侯说：“原来是冯庄主，作何生理？”庄汉说：“我主人当年卖京货，在河南各处赶会。”李七侯听罢，心中说：“这么大雨，哪里去住？要与这个庄客说话，多有不便，不免如此这般。”想罢，开言说：“烦你的驾，你通禀一声，就说有李七侯来拜。”那庄汉说：“你怎么认识我家主人呢？”李七侯说：“见了就知道了，你不必问。”那庄汉进去不多时，同着一位五旬以外的老者出来，五官慈善，身穿细毛蓝布褂，足登青布油靴，举着雨伞，见这两匹马在眼前，瞧见彭公与李七侯二人，说：“哪位姓李？”李七侯过去说：“在下乃京都人氏，在可云龙镖店保镖。今同我家东人往河南办货，半路遇雨，来至贵庄。小弟慕名特来拜访，

只求借一间小房避雨，容日登门叩谢。”冯顺听李七侯之言，说：“来人，先把二位的马拉进槽头上喂看。二位请进里边坐。”

二人跟随进了二门，看见是上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，里边还有院落，必须从东边角门过去。冯顺引路，带二人到上房门首。彭公与李七侯看罢，进了上房落座。屋内倒也干净，靠北边有八仙桌，两边各有椅子。彭公东边落座，李七侯西边落座，冯顺下边相陪，问：“东人贵姓？”彭公说：“我姓十名豆三，贩绸缎为生。庄主姓冯呀？”冯顺说：“是。我先年也作买卖，只因我眼前并无男儿，就是一个小女儿，也无心苦奔。”李七侯说：“种多少田地？”冯顺说：“七八顷地，倒把我给坠住了。这个年月不好，皇上家的王法松，遍地是贼，我净受人家欺负，实是可恨。”家人献上茶来。李七侯说：“这目下也无有不遵王法的事，还敢明抢吗？”冯顺说：“明抢那还可以，硬要抢人更可恨了！我家一家人，正在无有主意呢。今遇见二位来此避雨，我又怕连累二位。依我说，你们候雨小点走罢。”李七侯说：“是为何？你只管实说，我自有个主意救你。”

冯顺说：“镖客若要问，我实是可怜。庄之东南，靠大路有一座荒草山，山上寨主姓韩名寿，别号人称并力蟒，他有一个压寨夫人母夜叉赛无盐金氏，膂力过人，手使铁棍。手下有三四百名喽兵。他还有一个兄弟，叫玉美人韩山。有个二寨主雪中蛇关保，常在我们这里要粮。昨日遣两个喽兵前来，一个叫饿鹞鹰王二，那个叫野鸡腿刘八，送来两匹彩缎、两个元宝，说要我女儿作一个压寨夫人。前者韩寿娶了一个夫人，被母夜叉赛无盐给生生打死。我的女儿娇生惯

养，如何给山贼呢？有心去告他去，离县又远，又怕他杀了我全家，抢了我那女儿去。我打算要不是下雨，可以把地契带着，连细软之物，带着逃生。偏巧今日又下雨，你二位想想，我烦不烦？”李七侯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快些收拾，跟我二人上省，跪巡抚去调官兵剿他这座山就是了。”冯顺说：“要往河南，必须从荒草山走，也是必由之路。”先命家人摆上酒饭：“你二位吃着，我去收拾好了，咱们好逃命罢！”彭公听了此话，心中说：“这本地官并不清查保甲，以至盗贼如蚁。我到任的时候，必要查拿盗贼，清净地面，才可保国卫民。”正想着，菜酒摆上，冯顺往后边去了。李七侯与大人对坐，吃酒谈心。冯顺到后面收拾细软金银财宝衣服等物。

天已日暮之时，雨已住了，自己到了前面客厅之内，说：“李壮士，我想虽然逃走，不知何年月日才能回来呢？”李七侯说：“我们东人与河南新任巡抚彭大人是亲戚，只要到了汴梁城，你递一纸呈状，那彭大人必然派官兵前来剿灭此山。要似这样光景，还成事体吗？理应地面官清净地面，安理间阎才是。身为边疆大员，理应上致君下泽民，查官吏之贤者能者必有保举，查贪昏之辈定行参革。河南为畿辅近地，竟有这等盗寇哨聚山林，成群聚伙，该此处地面官并不认真查办，着实可恨。”今日天色已晚，忽听外面有叩门之声，一片声喧。原来是荒草山的群寇前来抢亲，家人吓的慌慌张张的说：“不好了，荒草山的大王来了！”不知抢亲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九回 李七侯大闹冯家庄 高通海剪径齐邑渡

诗曰：

片片飞来静又闲，楼头江上复山前。  
飘零尽日不归去，贴破清光万里天。

话说那冯顺听家人禀：“荒草山的大王来抢亲事了！”李七侯说：“你不必害怕，有我呢！”站起身来，到了外边一瞧，有三十多名喽兵，为首一人乃是韩成。这个人性情猛烈，贪淫好色，手使钢鞭。又有三旬以外的一人，他是韩大力，山寨总头目，带着一乘轿子来娶冯小姐。李七侯一出去，有认识他的，说：“哎哟，李寨主在此何干？”韩成也认的白马李七侯，说：“你来此何事？”李七侯说：“咱豪杰中讲究的是杀赃官，斩恶霸，剪恶安良，是大丈夫所为，不能显姓扬名，暂为借道栖身。为何抢人家良民的少妇长女？上干天怒，下招人怨。依我之见，你趁此回去，告诉你家寨主，自此改过，免伤和气；如要不然，恐你们的性命难保。”这一片话，说的那韩成闭口无言，楞了半天，说：“李七侯，你吃上姓冯的了，要威吓我等，你太也不对啦！依我之见，你早些躲开这里，免伤咱们的和气；若要不然，你也难讨公道！”李七侯气往上撞，说：“小辈！你真是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边拔毛。”一抡手中单刀，说：“你不怕死，只管前来！”韩成抡鞭，照定李七侯就是一鞭，李七

侯急架相还。二人走有十几个照面，忽然李七侯一刀正砍中韩成左背，那些个喽兵吓的战战兢兢。李七侯用刀一指说：“尔等急速回去，免的我结果了性命。”那些手下喽兵都知道白马李七侯乃京东一带大义侠，人的名儿树的影儿，大家一哄而散，各自顾命逃回。天有二更之时，那韩成说：“你等莫忙，我去调了兵来，必要把你们这座冯家庄杀的一个不留！”气忿忿的去了。

冯顺在大门内说：“李七太爷，这个乱儿可不好！咱们要往河南省，必须从齐邑过黄河，奔金铃口，那时必走荒草山，恐怕难过。”李七侯说：“你也不必跟我去上汴梁城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你先往你的亲戚家躲避几天，事不宜迟，暗中探听，一月之内官兵必然来剿那荒草山，你再回来。”冯顺说：“有理。”收拾好了，由三更天起身，奔延津县去了。

彭公与李七侯上马，奔齐邑，渡过黄河。天色大亮，正到荒草山北山口，听的对面一声喊说：“呔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若要从此走，须留下买路银！无有钱买路，一刀一个土内埋！”李七侯说：“小辈！你等不认识你家七寨主，好大胆量！”内中伏路喽兵二十名，有认识李七侯的，说：“李爷，你先莫走，我家寨主有请！”原来韩成逃回山来，把方才之事细说了一遍，并力蟒韩寿说：“气死我也！想当年黄三太指镖借银，我等都是有一面之交。他今反向外人，欺我太甚。”天明派手下人去剿冯家庄，吩咐手下人：“在大路之上留神，如在大路上瞧见李七侯，速报我知道。”那喽兵头目叫何必来，今日一见李七侯，说：“朋友，你莫走。我先年跟窦寨主，就知道你这个人很有威名。我家寨主

就来。”派人去山上报信。

少时听见锣声一响，见一个妇人生的丑陋不堪。怎见的？有赞为证：

缘只见他前顶歪，头皮儿瘦。燕挨儿偏，天然旧。脑袋小，黑又瘦。大麻子，似蜂仇。塌鼻梁儿，鼻汀溜。蓝布衫，花挽袖。印花边，黄铜钮。红中衣，裆儿瘦。小金莲，够九六。里高底，实难受，一步一歪一嘎哟。

手使铁棍，大嚷一声说：“小辈欺我太甚，把我的头目汲忽砍坏了。今日寨主奶奶来拿你！”李七侯听人说过，这山上有一位母夜叉赛无盐金氏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今日一见，李七侯跳下马来，把马拴在一边树上说：“大人，我去拿这丑妇。”自己拉出刀来，走至那妇人面前说：“丑妇，你休要逞能！李寨主结果了你的性命。”那金氏摆棍，照定李七侯就是一棍，李七侯往旁边一闪，用力分心就扎。母夜叉的棍欹抱月的架势，往外一搯，把刀搯开，趁势一棍，李七侯躲开。两个人一往一来，不分胜败。战有一个时辰，那母夜叉天生粗鲁，力大无穷，李七侯只有招架躲闪，不能赢他，自己害怕，又怕连累大人，真是并无一点主意。那棍上下翻飞，来回乱转。李七侯一想：绝不该多管闲事，是非只多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

正在为难处，忽然间从正南来了一匹马、一匹驴。马上驮的是赛李广花刀无羽箭刘世昌，那骑黑白花驴的年有半百以外，头戴马连坡草帽，身穿蓝绸子长衫，足登青缎快靴，淡黄脸膛，沿口黑胡须，肋下佩着一口带鞘的折铁刀。此人姓贾名亮，绰号人称花驴贾亮，乃江湖中有名人物，练的飞

檐走壁之能，窃取灵妙之巧，日行一千，夜行八百，并会打几样暗器。他自己永不搭伴，今日合刘世昌二人，是从高家庄鱼眼高恒那里回来，上贾家屯贾亮家中。走至荒草山前，正遇着那白马李七侯与母夜叉赛无盐金氏二人动手

这二位过去说：“李贤弟，为何与他动手？”李七侯说：“二位兄长，快来助小弟一膀之力！”赛李广一伸手，掏出来一个墨雨飞簃来，照定赛无盐就是一下，正中头上，打的他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唏唵栽倒，撒腿就跑。喽兵吓的往山上就去报信去了。李七侯过来，与二位见了礼说：“我奔齐邑，过黄河上汴梁城。多蒙二位兄长来临，不知要何往？”贾亮说：“同刘世昌到我家。贤弟请罢，恐其贼人再来。”

李七侯保彭公把马解下来，上马竟奔黄河而来。天色至午错之时，到了齐邑渡口。二人找了一个饭铺，吃了点饭。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身高七尺以外，面皮微黑，身穿紫花布裤褂，紫花布袜子，青鞞鞋，黑脸膛，粗眉大眼，过来说：“二位，趁着风小，过黄河罢。”李七侯说，“要多少钱？”那船户说：“你二位单坐，给贰吊钱罢。”彭公一听价钱不多，说：“很好。”先给了饭钱，跟那船户到了河边，先把两匹马拉上去，后又把行李搬上去。彭公与李七侯登跳板上船，举目一看，但看见那黄河水势甚涌，波浪滔天。真是诗曰：

莫把阿胶向此倾，此中天意固难明。  
解通银汉应须曲，才出昆仑便不清。  
高祖誓功衣带小，仙人占斗客棂轻。  
三千年后知谁在，何必君劳报太平。

又诗曰：

夹水苍山路向东，东南山豁大河通。  
寒树依微远天外，夕阳明灭乱流中。  
孤村几岁临伊岸，一雁初晴下朔风。  
为报洛桥游宦侣，扁舟不系与心同。

彭公看罢，坐在船上。平风静浪，顺着河开船，走了有二十余里，离南岸不远，见那日已西沉，黄昏时候。那船户过来说：“你两个人今日共有多少资财，拿出来，免得好汉生气，回头把你扔在河内，叫你好落个整尸首。”李七侯听罢，连说：“不好！我又不会水，遇见这个来的楞，不免我问问他。”说：“朋友，咱们都是合字，莫不懂交情。”那船户瞧那白马李七侯说：“你是个合字’更好啦！我是专劫贼，贼吃贼，吃的更肥。我是：

不种桑来不种麻，全凭利刃作生涯。  
若有客商从此走，先要金银去养家。”

李七侯闻船户之言，说：“你真是新上跳板的人，不知好歹！我用良言相劝，你这等可恶！”抽出刀来，照定船户就是一刀。那贼说：“好，好！你胆大包天！”用坡刀相迎。二人战够多时，李七侯终是旱路英雄，并不会水，在船上地方窄狭，又施展不开，被那水贼杀的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口中说：“好哇！我闯三十余年，连个无名小辈杀不过，我算甚么英雄。”又怕落在水中，又怕自己被贼所害不要紧，“倘若我死之后，贼人不分皂白，把大人给害了，那还了的吗？”李七侯想罢说：“黄河水寇，你欺我太甚，我与你誓不两立！”贼人正在二十来岁，精神百倍，听李七侯之言，他哈哈大笑说：“告诉你罢，我在江湖之中，也不是无名之人。你自管打听打听，黄

河一带，彰德、卫辉、怀庆三府，汴梁城一带等处，专杀贪官恶霸，剪除势棍土豪。要是买卖客商上了我的船，人家将本取利，抛家在外，我就是没钱用，无非他有一千我只留三百两，除去养家之用，余剩全都济了贫。要是那贪官上了我的船，得了财还要你的命。你是绿林之人，不过也是杀男人，掳女人，胡作非为。上了我的船，他就算是枉死城中挂了号，簿魂账上勾了名。”李七侯心内说：“这厮说话，倒是一个好人。可恨我不该告诉他说，我也是绿林中人，又不好再说实话。说了实话，他反小看我，不信我。”

李七侯正自为难，忽听西边水声响亮，又来了一只小船，四个水手，趁着月色当空，看的明白，船头上坐着一人，离着远，看不真，那船往这边来。李七侯说：“是过河的救星来了。”李七侯一边动着手，口中说：“那边朋友，这里有水寇伤人！”那只船上水手说：“少寨主，你今得了买卖，还没作下来？老寨主那只船堪可就到。”李七侯听说：“完了。原来也是贼人一党。大丈夫视死如归，可恨我连累了别人。”他瞧着大人说：“东人，贼党又来，你我无处逃生，总是我李七侯无能，才误了大事。”彭公在舱里听李七侯之言，心中也是惨凄，说：“李壮士，是命运如此，大数到来，难逃此灾。”

正说着，见从西边来的那只船，已与这只船靠上，从那跳过一人，年约六十以外，头上分水鱼皮帽，日月莲子箍，水衣水靠，足下油鞋，手中擎着一对分水纯钢蛾眉刺，跳过这边来说：“闪开！待我结果他的性命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回 恶法师古庙行刺 镇铁塔施勇擒贼

诗曰：

日落西南第几峰，断霞十里抹残红。  
上方杰阁凭栏处，欲尽余晖怯晚风。

话说白马李七侯与船户动手，累得浑身是汗，又见从正西来了一位老英雄，手使着纯钢娥眉刺，跳上船来，瞧见是李七侯，连说：“小子不可动手，这是你李七叔。”白马李七侯认的是鱼眼高恒，连忙跳在一边，给高恒请了安，说：“大哥好哇！这是何人？”高恒说：“高源过来，这是你七叔，见过了。”水底蛟龙高通海过来，给李七侯陪罪说：“七叔，小侄儿不知，多有得罪。”白马李七侯说：“真是父是英雄子豪杰，你叫高源？”高源说：“是，号叫通海。”李七侯说：“高大哥，这是河南新任巡抚彭公。”鱼眼高恒过来，至大人面前请了安，说：“大人，草民有罪，多有冒犯。”彭公说：“老壮士这大年岁，为何还在绿林？何不改邪归正？”高恒说：“小民不敢说替天行道，不敢妄杀好人。”叫高源上那边船上去，叫那水手收拾几样菜来，与大人压惊。彭公与李七侯在船上，饮了一夜酒。

次日天色大亮，东方发晓。把船拢在岸上，把马拉下去。李七侯说：“高大哥，改日再会了。”同大人上马到金铃口，住下歇息半日，补昨夜在船上的乏。由此处到汴梁

城，还有四十里路。次日吃了早饭，二人出店，离了金铃口，走有三十余里，忽然间细雨纷纷。正逢四月初旬，这雨越下越大。彭公说：“今年入夏以来，雨水甚勤，必是丰收之年。”李七侯说：“大人，昨日要非遇见高恒，定遭不测之祸。”彭公说：“我要是到了任，必要留心捕盗，查拿盗贼，好者劝其改邪归正，不好之贼就地正法。”李七侯说：“是，理应如此。”

二人正走着，见道旁西边，坐北向南有座古庙。前后两层大殿，周围树木环绕，群墙以里，有禅堂配房不少。彭公下马，来在庙门首，李七侯前去叩门。彭公看那牌匾之上，写的是“敕建元通观”。山门上贴着两条对联，上写：

天雨虽宽，不润无根之草；佛门广大，难度不善之人。

李七侯连打了两下，只听里边人问：“哪位叫？”哗浪把门开放，却是十六七岁的一个道童，打着雨伞，头梳牛心发纂，横别银簪，身穿月白裤褂，白袜青鞋。见那李七侯，说：“找哪位？”李七侯带笑说：“在下过路之人，偶然遇雨，求童子回禀庙主，借光避避雨。”道童说：“你二位把马拉进来罢。”彭公把马交与李七侯，拉进角门，把马拴在树上。道童说：“二位，这东屋坐罢。”东配房三间，名为“鹤轩”。彭公进去，看那靠东墙八仙桌儿一张，两边各有椅子，北里间垂着帘子，南边这两间明着。彭公二人落座，道童说：“二位坐着。”一直往后边东院去了。外面那雨越下越大，彭公猛抬头一看，见从外进来一个妇人，生的千娇百媚，身穿一身白，素服淡妆，年约三旬以外，举止不俗，往后便走。彭公说：“李壮士，这座庙内不是正道修行之人，你看那妇人往后去了。”李七侯看了一个后影儿，瞧着

往西院中去了，李七侯甚为怪异，说：“雨住咱们走罢，恐受贼人之害。”彭公点头。

忽听外面一声“无量寿佛”，进来一个老道，年有四旬以外，头挽发纂，横别金簪，身穿细毛蓝布道袍，蓝中衣，白袜青云鞋，面如紫玉，紫中透黑，扫帚眉，大环眼，二目神光烁烁，准头端正，四方口，连鬓落腮胡须，犹如钢针，恰似铁线，暗带一番煞气。李七侯看罢，连忙站起来说：“道爷请坐。”那个道人见白马李七侯，不由的一楞，心中说：“这人好面善。”一时间想不起来。忽然忆着。

这个道人姓马名道玄，乃是江洋大盗，因犯案屡次，自己当了老道，练的一身好工夫，长拳短打，刀枪棍棒，练的一身铁布衫的工夫，善避刀枪。前者二盗九龙杯，他与周应龙上寿去，在店的门首黄三太身后，他看见过那白马李七侯，虽未交谈说话，他可知道是黄三太的余党。因季全放火烧了周应龙的房屋，那些贼人回去救火，把火救灭。金翅大鹏周应龙聚集众寇，升了聚义厅。那美髯公神刀无敌薛虎，与小温侯银戟将鲁豹、俏郎君赛潘安罗英、玉麒麟神刀太保高俊这四个人在两边站立。周应龙说：“黄三太欺我太甚，绝不该使杨香武出来盗杯。还可罢了，暗中耍笑作贱我，我二人势不两立，有他无我。众位助我一膀之力，跟我去到绍兴府去找黄三太，也闹他一个合宅不安，方出我这一口怨气。”内有蔡天化说：“先派人探听探听那只九龙玉杯是怎么一个下落？如要是真是当今皇上之物，还怕黄三太到了当官，他把一往之事一说，这件事恐怕又生出别的大祸来。凡事总要早先防备，探听明白，再作道理。”众人齐说“有理”。

周应龙听徒弟之言有理，立派他手下精明的人前去哨探。过了二十余天，回来禀报说：“庄主，大事不好了！现今黄三太见驾交杯，下了一道圣旨，着江苏巡抚调兵剿拿，大寨主早作准备。那黄三太有一个朋友，乃是刑部右侍郎彭朋，当年做知县的时候，他曾助过他的银两。黄三太今日这场官司，全是彭朋给他走动的。还有一个白马李七侯，说是京东的义侠，与黄三太有来往，他现今跟彭朋，不久官兵必到。”周应龙听了此言，又急又气，他手下是没有兵马，他若有兵马，他就立时反了。他问众寇有何高论？内有青毛狮子吴太山说：“大寨主不必为难，河南我那座紫金山，聚集有四五百名喽兵。我来给兄长祝寿，山寨还有个结拜兄弟，一个叫金眼骆驼唐治古，二名叫火眼狻猊杨治明，三名叫双麒麟吴锋，四名叫并獬豸武峰。莫若收拾干净宅内细软，到紫金山招军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大事成时可以扬名天下，图王霸之基业。如不成，可以自保其身，那座山有万峰之险。”并力蟒韩寿说：“要不然，就上我的荒草山。”周应虎说：“兄长，你不必为难，你上我那座北丘山也可以存身。”众寇纷纷议论不一。金翅大鹏周应龙说：“列位寨主，我今被他人所害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既占了山寨，必要报仇。众位如遇见李七侯与彭朋，务必将他拿住，替我报仇雪恨。或者访他二人在哪里，然后再找黄三太去。”众人齐说“有理。”那些人该告辞的，也该走了。

周应龙收拾细软之物，他带家眷与一干人等，放火烧了房舍，随到了河南紫金山。细观这座山，在众山之中，南边有山口，西边有山峰，斗壁石崖，大峰俯视小峰，前岭高接后岭，真是一人把守，万夫难过。就在此处，他立了大旗招